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八

宋

神宗皇帝

丙辰熙寧九年春正月下溪州降遂城之續綱目作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考宋史神宗紀熙寧九年正

史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降師晏不言惇使再考惇傳惇自察訪使召還為三司使尋以鄧綰論出知湖州事在熙寧八年十月是下溪州降時惇並不在其地安得云惇招降五溪乎續綱目敘事不實多類此今

改輯先是下溪州彭師晏襲州事師晏兄師綵殺其父仕義師晏殺之事具前尋進為刺史會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

納師晏誓下州注見前峒蠻各以其地歸版籍至是師晏遂降下溪為誓主招納其誓下故師晏亦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

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同漢民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于是五溪注見前皆平

二月以郭達為安南招討使欽廉既陷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

王安石見之恚怒自草勅謫詆之以天章閣待制趙鼎為招討使官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

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既而與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鼎孰可代憲鼎言達老于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

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注見前占臘即真臘國在占城南合擊交趾

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呂惠卿既出知陳州張若濟獄事具前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

民族略練氏見姓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

安石奸狀
散露始為
神宗所憎
厭惡實已
盈鄧綰慮
其去而失
勢上書為
乞恩澤小
人醜態畢
有不復知
有差恥安
石聲言當
願蓋自揣
恩遇已衰
竊此表其
公正仍出
于自固計
非由衷之
論也綰既
以此貶斥
而安石亦
不久罷免
心勞日拙
作偽果何
益哉

訟安石盡棄所學。降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雋。雋言其情。安石咎之。雋忿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孀。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毒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八月。罷粥祠廟。

司農粥祠廟于民。應天府闕伯

高辛氏

微子

具覲

廟

闕伯廟在歸德府商邱之鄉。微子前廟在歸德府城內一名象賢祠。

皆在

粥中。判官劉擊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嬰然託擊為奏曰。闕伯選

商邱主祀炎火

闕伯為陶唐氏火正居商邱祠大火見左傳

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

因。又有雙廟。

今日協忠廟在商邱府治西

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

事具前

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元嬰憤慢。何

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

于是天下祠廟皆得罷粥。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雋死。尤悲傷

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

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

異。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更。乞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遺書充

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怨怒流轉死溝壑日夜引領雲朝廷覺悟一舉故法今日
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官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
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
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川 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

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郭達敗交趾兵于富良江

一名瀘江在今安南國治北其上流即雲南之瀾滄江由
普洱府流逕安南境曾白鶴歸化等江逶迤以達于海

李乾德降 遣次

長沙先遣將復舊廉而自將西征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禹分遣將更伐木治攻具

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

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遂不敢渡得其廣源州

注見前

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桃柳縣

地俱在今
安南國界

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治劉彝沈起兩露之罪安置隨秀州

已而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

失州縣詔不許乾德歸所掠民乃以順
州賜之其後定交趾界復還其六縣二州

詔宦者李憲節度秦鳳熙河諸軍

董戩將果莊先寇五羊谷

在鞏昌府
洮州屬北

復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叛歸之帝

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

字器資
鄱陽人等

極論其不可且言

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丁巳十年春二月王韶免

詔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

王韶將略
何優故每
顧克捷至
笑石及帳

韶鑿空開邊驟騰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
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如解睡自
或已定藉
此以示鎮
靜因不致
有意外虞
耳若漫無
設施賊至
而高臥不
思其去東
軍就驚

秋七月河大決于澶州此黃河南北分流之始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在今開北流

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澤在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梁山山下即古鉅野澤下流汝濟二水會而成澤宋時決河匯入其中縣巨數百里後大河南徙歲久壅淤遂成平陸

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即古泗水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即古濟水今自東平州北出曰鹽河流逕濟南府曰大清河又合小清河濟之南源也古謂之濰水又東北至

武定府之利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自

津縣入於海流四散若不預爲濬利必溢魏博恩澤之境而都水漫無施設但希省費之資未嘗增修堤岸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考續綱目載文彥博奏採節不明今依河渠志改輯明年決口

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南邵雍卒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行吏率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

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

何益邪程顥嘗與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

名所居曰安樂窩時遊城中乘小車一人挽之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或明自能知之富弼司馬呂公著雅敬雍雍

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室以待其至謂之行窩安樂窩在洛陽縣天津橋南及平顯爲墓銘稱其學純一不

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是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傳于世元祐中賜諡康節

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伊遜殺其君之子溶溶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爲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耶律伊遜

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薩滿舊作薩妹今改之妹爲后遂欲害溶會護衛蕭和爾郭爾字阿斯里斯按和爾郭爾舊作忽古阿斯

沙三穆爾古納部人蕭沙書作蕭十謂伊遜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伊遜然之乃陰令

護衛耶律扎拉舊作查剌今改誣告都宮使耶律薩喇字董隱南院大王穆哩庫之孫薩喇書及和爾郭等謀廢立

按驗無狀而罷既而伊遜復令蕭額圖國舅少父房之後誣首扎拉前告非妄遼主命伊遜張孝傑建州

永靈縣人續綱目作耶律孝傑今依遼史改等鞠治薩喇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潛於別室潛具陳枉狀屬耶律延格字善甯時為北面林牙

哥舊作燕今改辨之延格伊遜黨也易其言為歎伏遼主廢潛為庶人徙於上京伊遜遣其私人蕭達囉克魯魯古今

改等夜引力士殺之詐云疾薨遼主命有司葬龍門山在今宣化府赤城縣北既而伊遜復陰遣人殺潛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冤悔恨

無及追諡潛曰昭懷太子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編簡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

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

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

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

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等書行于

世

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

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卯朔日食

秋九月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帝臨御日久羣臣憚上威嚴莫敢進規公著在翰林每因事獻納

深敬之故有是命

帝嘗以釋老之事語公著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

向幹局絕人尤善

商財計算無遺策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尙功利從中主之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議復肉刑

帝初卽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召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

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不可則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紀三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顥自知扶溝縣前

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字君表新陰人劾

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

無議論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

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

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言歸故官

五月元絳罷以蔡確

字持正泉州晉江人

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爲之

察確劾罷
他人而即
居其位以
爲賊之性
清其覲觀
之私視禦
入而奪之
實罪又甚
焉確小人
之尤固無
足深責乃
神宗每于
其論劾即
去其人而
以其位授
之一之爲
甚乃至再
乎不亦惜

用。知帝已厭安石，卽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濬川絕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

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爲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外諫院判司農事，覲欲得臺端，因論

中丞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御史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

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字冲元，福州人。及元絳子耆，

以下皆逮繫，遂劾絳爲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

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嘗參與蕭何有隲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

遂不變絳工於文辭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謂遲晚時論鄙之。

秋八月，許二史。左右史。直前奏事，修起居注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

言，又故事左右史隨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候旨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字和甫，豐石弟。因對及之，乃詔許

直前著爲令。

下知湖州蘇軾獄，尋貶爲黃州團練副使。考蘇軾詩集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赴臺獄有寄弟軾詩十二月二十

係於十月後非是今改書於八月仍兼書貶而加尋字以別之。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于國中

丞李定御史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隨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謂驛馬

說說字晉卿開封人。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定等媒孽以爲誹謗時事，

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方遲豫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摺至于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其力帝亦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箴諫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賈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于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咏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盤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咏檜爾何預朕事已而獄具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誵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軾及王誵皆坐謫貶張平方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

初軾于侁爲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僉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軾既貶居黃州三年帝手札移軾故州軾未至故上書自言願居常州許之至哲宗即位始復軾朝奉郎知登州尋召還朝事在元豐八年 劉攽字貢父敏之弟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鎮從孫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

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闕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侂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侂曰此

非汝所當得留輒遣出

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杖士卒

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勝則生靈所繫

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庚申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伊遜于興中府。注見前伊遜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福。時年六歲因言宋魏王和囉囑阿

尼雅興宗第二子。和囉囑舊作和魯幹阿尼雅舊作阿魯今並改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畏伊遜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祿。一名托卜嘉字特默六院部人烏納舊作兀

納托卜嘉舊作撻不也。遼官名掌刑獄蕭陶海。字烏庫哩宰相恰特六世孫陶海舊作陶隗特默舊作特免今並改。伊勒希巴。舊作夷離畢今改蕭陶海。字烏庫哩舊作烏古都哈特舊作轄特今並改

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未決。會獵於黑山。方輿紀要在朵顏衛東朵顏今喀喇沁地見扈從官屬多隨伊遜後。始惡

其專。遂改知南院大王。遼初分塔喇額勒金為北南院大王額勒金統軍馬大官舊作迭刺夷離董今改事伊遜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

多黜。遼封延禧梁王為設旗鼓伊略六人以護衛之遼軍制有伊略司此掌旗鼓者也舊作拽刺今改

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充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至是。張璪論充與郭達書。止其進兵。故安南

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索病瘡積憂畏疾益侵遂罷為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充為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為而不能勇退為世所譏

葬慈聖光獻皇后。

夏四月。瀘州夷復叛。詔邊將討之。初。烏蠻有二酋。曰晏子。箇恕。熊本既平。柯陰。事具前并招納之。晏子尋死。箇

恕授知歸來。縣改置其子乞弟授蕃部巡檢。會夷羅苟叛。犯納溪。宋縣今屬瀘州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

存寶檄乞弟掎角。遂平羣蠻。兵罷未幾。乞弟帥步騎六千至江安。隋縣今屬瀘州城下責賞。都監王宣以賄召之。且

與盟。乞弟以為畏己。益悻悻。至是以眾攻熟夷。宣往救之。一軍皆沒。朝廷驛召存寶授方略。使統軍進討。存

輒怯懦不敢進。明年存寶坐逗遛棄市。以環慶副總管林廣萊州人代將。乞弟請降。帝不許。督廣進師。廣擊敗

乞弟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叢箐。雨雪浹旬。士卒死者不可勝計。窮追過鴉飛不到山。在江貴縣西南次

歸徠外。竟不得乞弟而還。後乞弟無所依往來羣蠻間遂死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

大曹不整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

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其次有階。有勳。有爵。叙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以治內外之事。而官但以寓祿

秩而已。故仕者皆以臺閣禁從爲顯官。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官之遲速。階勳爵邑之有無。皆非所計。議者

多以正名爲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詔秘書監劉几字伯壽溫吏部等定雅樂。帝自卽位于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詔徵致仕秘書監劉几議樂。侍郎

范鎮參考几請知禮院楊傑字次公無爲軍人同議。先是。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二曰

四曰舞不象成五曰樂失部奏六曰祭祀享舞分樂之序七曰鄭聲亂雅并上十二均圖。帝以其圖說下鎮几參定。几言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

求合。儒者泥古致詳于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于器雖合。考于聲則不諧。乃卽舊樂。仁宗時李照樂

而增以四清聲。鐘磬十六十二爲本聲四爲應聲本聲重大下王朴樂二律。朴樂聲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今下二律則四清聲

皆用而且請追考成周分樂之序。凡以周禮大樂正凡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圖鍾者

其黃鍾爲角則用黃鍾均以其角聲爲始終太簇爲徵則用太簇均以其徵聲爲始終姑洗爲羽則用姑洗均以其羽聲爲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辨正二舞文舞武舞容節傑議同而鎮欲求一稔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凡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秋七月。慧出太微垣。注見前詔羣臣直言闕失。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陛下有仁民愛

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用力殫于溝瘠。取利究于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近臣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雜取唐及宋初舊制。自開府儀

階如領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者。易以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僕射者。易以特進。自是以下。遞易有差。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察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確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俞允字公達。明州鄞人。

以馮京爲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爲副使。向尋死。向既在政地。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

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

一指蔽目。弗見泰華。神宗此語。非不明。乃知王珪之伎而不。能除知安。禮之忠而。不能用非。惑于壅蔽。而何知之。非數行之。惟數神宗之謂矣。三省無專職。六曹不釐。本務誠。非循名責實之道。然不過申令。各供其事。無負設官。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辛酉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絳同知院事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

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嘗第一者二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于服為服所白惇父俞又疆占

民田民遽訴惇惇繫之開封府事併聞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于瀛州先是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議修禹河故迹請先遣使相視祐甫

以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漬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築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王供堦按視迄於海口

從之至是河復大決于州之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

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

寧軍至劈地口在今天津府靜海縣東北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

堤至是竟行其言胡渭曰自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為熙寧二年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為元豐四年河復北流至紹聖初又閉後元符二年東流斷絕河竟北流

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

又言謀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

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

說何異刻

萬書迹為

諱諱以復

河形勢必

復夏後事

洪濟已非

不常宋世

河流遷徙

其意而不

師其述况

禹者當師

所無事師

行水行其

制宜禹之

貴在因事

治水之法

率類此

知體要大

喜事而不

作奸神宗

退私意以

使羣小得

適于用且

紛更而無

政乎徒事

又何裨實

治理寄祿

名固無當

意而已空

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
變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
鄭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
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
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斷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
出熙河。神謂出鄜延。高遵裕字公綽出環慶。劉昌祚字子京出涇原。王中正封人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
吐蕃首領董戡集兵會伐。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

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

班院主之。帝自即位。欲更制度。以王安石議。置審官東西院。事具前于是典選之職。分而為四。文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

選曰審官西院。又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命廷臣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而左右選分焉。審官東院為尚書左

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舊制。中書有堂選。與百司郡縣奏舉。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在中書。欲罷

堂選。曾公亮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九月。李憲復蘭州。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戡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在蘭州府東。蘭縣東南。復興女遮谷。在皋蘭破

之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既而种諤克米脂城

宋碧今為縣屬綏德州

高遵裕復清遠軍

注見前

王中正以河東

兵入宥州

中正率兵至麟州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土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遽入於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無定河出榆林府邊外流逕米脂縣綏德州又東南至清澗縣入黃河即

古者延水也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既入境而環慶

兵不至昌祚次磨礪隘

在寧夏府靈州南

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

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

在靈州南

以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

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

石夏州遂破石堡城

在榆林府榆林縣南

進至夏州

軍索家平

在榆林府懷遠縣故夏州南

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

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柰王井

在廣西

粒盡士卒死者二

萬人亦引還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

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

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焚夏之南半殿并其

館庫追襲其統軍新都喇卜丹

舊作仁多唆丁今敗敗之

次于葫蘆河

即蔚茹水注見前

遂班師時諸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

至

王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梁氏問策于廷諸將

齊夏之罪
浮于淮蔡
廷臣乃無
一人敢戮
度實成謀
者且謂
將非有
光顧想比
其憚于行
師沮撓不
遺餘力宜
神宗有不
出公卿而
出于閣寺
之謂也公

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死罪。高遵裕責授鄧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神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今鞏昌府靖遠縣本唐會州後沒吐蕃宋初屬夏後收復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饋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

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夏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由中書取旨。明下審復。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于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確既相屢與羅織之鞏緝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當彌在洛上。書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驟必變。而為錢。錢又

卿既無足與謀轉以心而任之國事未有不日禳者明崇禎之亡國正復此其亦見無一有人心者矣

變為獨票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輩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烈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

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鞏所製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鞏嘗通判越州徙冀州洪州所至嘗

有聲於呂公著嘗言于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呂公著罷。公著以興兵討西夏秦晉民大困數白其害不從引疾求去出知定州

秋八月給事中徐禧字德占興州分寧人護兵城永樂注見前種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注見前下瞰

平夏注亦見前使虜不得絕磧為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季

舜舉開封人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

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

之任邪聞者代珪發懇禧至鄜延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在米脂縣西北即古榆谿今亦謂之西河源出榆林府邊外下流入無定河無定河之

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謂黃河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

泉種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

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賜名銀川砦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